

人物 一

松江西接具區東瀕瀛海長泖薛澱與諸山互為映帶山川挺秀代產名人而閭巷孝義豪俠時出其間茲概以人物統之後之覽者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能無聞風而興起乎至列女垂譽閨幃而流寓藝術仙釋之屬均別著云

漢

張武吳郡由拳人也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失屍骸武時年幼不

卒及識父後入太學每節常持父遺劔至亡處祭醊泣而還太守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不返因哀慟而卒

吳

陸績字公紀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未座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論

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
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等數無不該覽出
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蹇疾雖有軍
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元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
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
南征邁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以去六十
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子宏
會稽南郡都尉次子獻長水校尉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遜少孤隨從
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
青浦縣志

卷二十五

二

人物

威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爲之紀綱門戶孫權爲將
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爲海昌屯田
都尉並領縣事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賑貧民勸督農
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
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爲所在毒害歷年不擒遜以手
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
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
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梟峙豺狼闕望克
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
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

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
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
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逐部伍東三郡強者爲兵
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
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在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
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
養民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
事顧人不能爲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
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
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轍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
青浦縣志

卷二十五

三

人物

進未嫌于我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下見
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旣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
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
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
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
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
蒙遜至陸口書與羽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
無復所嫌遜具啟形狀陳其可擒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
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
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

吏及蠻彝君長皆降遜請金印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卽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方布鄧凱等合彝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脫走蜀以爲將遜令人誘之布率衆還降前後所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悽悽乞普加

覆載抽拔之恩令竝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彝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嘗誘動諸彝使將軍馮習爲大都督張南爲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爲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以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彝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

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事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諸將竝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魯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我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處勢成通率諸軍同

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士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饒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慚恚曰我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于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我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畧大施備果奔潰桓復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

將軍或是孫策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強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剪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受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耶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是權大喜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

收卽改封江陵侯又備旣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各競表言備必可擒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托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孫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休旣覺知耻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交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

至夾口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畧盡休
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以御蓋覆遜出入殿
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黃龍
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
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竝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
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
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卽時毀撤之射
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
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
久矣廙以細辨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

二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
國上疏陳時事權欲遣偏師取彝州及朱崖皆以諮遜遜
上疏曰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
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
寬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彝州
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乞息六師以
威大魯早定中夏垂耀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
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臣韓扁齎表奏報還遇敵
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
韓扁具知吾濶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

亘與諸將弈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我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遜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斫殺已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護持不令軍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

書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卽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彝王梅頤等竝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遂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卽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其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六年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

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祇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竝應遽爲寇遽自聞輒討卽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潞潞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時謝淵謝元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爲本強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強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民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効亦爲難也是以詩嘆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

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邀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意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流徙太子太傅吾粲生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果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

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誠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我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諡遜曰昭侯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

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慚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武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爲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卽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彝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陳時宜十

七條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
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弈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勅軍營
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圍外以禦寇晝夜催切
如敵以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
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敝士民之力乎抗
曰此城處勢旣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
宿規今反身攻之旣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
裡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
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
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日江

青浦縣志

卷二十五

十一

人物

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
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羣彝皆當擾動則所憂慮不可
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
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
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
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
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允率水軍詣建
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
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允身率三
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日贊軍中

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彞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
此處卽夜易彞兵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彞兵處
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
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頃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
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克懼悉解甲挺走抗使
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滅
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
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加拜都護
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疏乞原赦瑩罪時師旅
仍動百姓疲敝抗上疏曰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暫息

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
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國之西門雖
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
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願陛下
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矣秋遂卒子晏景元機雲分領
抗兵晏爲裨將軍夷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
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
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瑁割
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

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
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
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
失以顯其謫瑁與書曰汝穎月旦之評未易行也宜遠追
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宏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
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憤公孫淵之巧詐
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權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
不行赤烏二年瑁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爲選
曹尚書

陸凱字敬風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爲永興諸暨長所在
青浦縣志

卷二十五

三

人物

有治績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元論
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毖克捷
遷爲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毖於零陵斬毖克捷
拜巴邱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爲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
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卽位拜征北將軍假
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邱領荊州牧
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
襲凱諫止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已郡臣侍
見皆莫敢近凱說皓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
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

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疏表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

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元賀邵張悌郭連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榦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榦強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回顧器械軍實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維莫善於禕初

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搆非一旣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塲故以許容忍抗卒後竟徒凱家於建安

按吳地記漢廬江太守陸康與袁術有隙使從子遜與其子績將家遷於長谷又云海鹽縣東北二百里西三十五里陸抗宅在其側今華亭縣治以西十餘里卽青浦縣境則陸遜陸抗陸績陸凱之居當在今青境無疑又楊潛雲間志瑁湖卽陸瑁所居在縣北三十五里則瑁居在青境亦無可疑者故錄此四人

青浦縣志

卷二十五

五

人物

傳載入志中以補魏志之闕至陸景雖係遜之子陸允雖係凱之弟然是否居於今之邑境史籍無明文故置不錄

晉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雷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服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辨亡論二篇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

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
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
答云千里尊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
後太傅揚駿辟爲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
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
盧毓盧挺志默然旣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
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
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遷尚書中兵
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
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
青浦縣志

卷二十五

六

人物

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
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竝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
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旣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
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
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
家得還洛其後因以爲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
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冏旣矜功自
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之悟而竟以
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時
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旣感全濟之恩又見朝

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叅大將軍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爲吾首竄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青浦縣志

卷二十五

七

人物

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凌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瀾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

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致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幘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帟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賤詞甚悽惻既而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嘗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青浦縣志

卷二十五

六

人物

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元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宏麗艷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二百餘篇竝行於世

按屠隆二陸祠堂記機雲兩先生華亭人而青浦故華亭西鄙今兩先生墓實在青浦則今固青浦人也
不佞來令茲邑旣祀兩先生學宮復爲之建祠專祀焉按士衡贈從兄車騎詩婉孌崑山陰髣髴谷水陽
攷今小崑山雖屬婁縣而山陰一里卽係青邑其谷

水在華亭縣西三十五里亦在青邑其當載入青浦
非獨慕之可徵也

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
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
閔鴻見而竒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
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
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
能自己先是嘗著練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
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座華曰今日相
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

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旣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
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駢駢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
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
當今之顏子也俄辟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
居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
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
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
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
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
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

社縣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又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皆諫之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瞻入爲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爲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耶玖深忿怨張昌爲亂穎上雲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請貰其罪穎不納統等重請

穎遲廻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驥驥詣明公而擊趙卽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竝行於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

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無元學自此
談老殊進雲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
將軍叅軍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二陸相攜爾
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雋望悲
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
下亦以機雲兄弟被害罪狀穎云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
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
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欽
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卽去而不

青浦縣志

卷二十五

三

人物

告家人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冏郡
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
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
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
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
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邱賦文多不
載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翰任
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以縱適一時獨不爲
身後名耶荅曰使吾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時人貴
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其文筆數

十篇行世

按張翰爲青邑人史無明文蓋因諸嗣郢建五賢祠於神山且於九峯志內各係以小傳魏球纂志遂采九峯志入之其實別無證據又如顧野王居亭林鎮今爲華亭所屬與青浦無涉魏志並收亦因此誤也至顧榮晉史云吳人不詳鄉里顧愷之本傳亦無遷婁集賢鄉之文郭廷弼府志乃因雲間志有婁集賢鄉顧陸大姓皆居於此云云輒謂卽屬愷之所居而榮亦載入耳又衛涇從父膚敏華亭人著於宋史涇生華亭之蕭塘其祖朝散大夫闕先由華亭遷崑之

青浦縣志

卷二十五

三

人物

石浦涇曾孫圭又由崑山遷常熟涇九世孫戈又由崑山遷嘉定而華亭昔隸秀州故華亭崑山常熟嘉定四邑及浙江通志嘉定府志皆載之雖宋史無傳而源流支派灼然若其爲青浦人絕無可考前志一併收入何也然有其舉之莫敢廢焉不敢遽爲芟削姑記於此

顧榮字彥先吳郡人也爲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爲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例拜爲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

曰惟酒河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僚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篡位倫子虔爲大將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卒遂救之得免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旟曰以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疎以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

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旟然之白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耶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我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冏誅榮以討葛旟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乂爲驃騎復以榮爲長史乂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爲散騎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以榮爲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內史王

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爲列郡收禮豪傑有孫氏鼎峙之計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榮數踐危亡之地恒以恭遜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榮常憂無竇氏孫劉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畧有孫吳之能功勳效於已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上方雖有數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蒂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委任之敏仍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

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旣常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周圯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檣斂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事平還吳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旣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榮

上賤諫之時南士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真正清
貴金玉其質甘思季忠欵盡誠瞻幹殊快殷慶元質畧有
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
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沉潛青雲之
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
奏皆納之六年卒於官帝臨喪盡哀贈榮侍中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元及帝爲晉王追封爲公開國食邑
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旣
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嘆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
慟哭不弔喪主而去子毘嗣官至散騎侍郎

青浦縣志

卷二十五

三

人物

陳遺吳郡人性至孝母好食錫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
一囊每煮食輒貯焦飯以遺母後孫恩出吳郡袁崧卽日
便征遺已歛得數斗焦飯未及歸遂攜以從軍戰於淝濱
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多饑死獨遺以焦飯得活時人以
爲純孝之報

宋

顧凱之字偉人吳郡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史陸
機姊夫初爲郡主簿謝晦爲荊州以爲南蠻功曹晦愛其
雅素深相知待彭城王義康秉權殷劉之隙已著凱之不
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脚疾自免歸在家每夜常於牀上

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故後義康徙廢朝廷多以異同受禍復爲東遷山陰令邑官長晝夜不得休凱之理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闕寂還爲揚州治中從事嘗於太祖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凱之曰卿南人怯懦豈作賊凱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元凶弑立朝士無不移仕惟凱之不徙官世祖卽位遷御史中丞孝建二年出爲湘州刺史治甚有蹟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領本州中正二年轉吏部尚書加左軍將軍出爲吳郡太守八年復爲吏部尚書加給事中未拜欲以爲會稽不果還爲吳郡太守戴法興權傾人主而凱之

未嘗降意蔡興宗與凱之善嫌其風節過峻凱之曰辛毘有云孫劉不過使我不爲三公耳及世祖晏駕法興遂以凱之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太宗泰始初四方同反凱之又家潯陽王子房加以位號凱之辭曰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日况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唯凱之心迹清全獨無所與二年東土旣平以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加散騎常侍復爲湘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三年卒年七十六追贈將軍常侍刺史如故諡簡子凱之家門雖睦爲州鄉所重五子約緝縹緝緹縹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

債凱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謂綽曰我常不許汝
出債今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及我在郡爲汝
督之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盡出諸文券凱之悉焚燒
宣語遠近負三郎債概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

